



把握分寸

□水森

◇做人做事成功并没有什么奇迹,只有努力努力再努力留下的轨迹!

◇理想再高远,也必须脚踏实地地埋头苦干;口号再响亮,也必须铆足力气用足力量。

◇不论规划蓝图有多宏伟、顽强斗志有多昂扬,只是“瘸子打圆坐山喊”,也是空手而归、沮丧收场!

◇有纲领不去行动,终究也是一场空。金光大道任你行,脚踏实地写峥嵘!

◇“花未全开月未圆”是修身追崇的一种境界。

◇亲人之间,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珍重;爱人之间,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珍惜;友人之间,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珍爱;

◇同仁之间,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真正友好;生人之间,保持距离、把握分寸是彼此真讲礼貌。

◇一生最大的储蓄,是有个健康的身体!一生再能够挣钱,也不把钱扔进医院!

◇一个人如果真正爱自己、真正爱家人,就要从现在做起,改变自己的不良习惯,趁着年富力强、身强体壮的时候,就爱惜自己的身体,关注自己的健康。

◇一个人自己的身体,关乎你和你家庭的命运境遇与运行轨迹!

◇保持健康体魄,是一种责任!

◇一个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,拥有一个恩爱的伴侣,拥有一个称心的工作,就是人生最大的收获,对每个人来说,奠定了人生快乐的基础结构,筑就了人生幸福的活水源头!

◇要拼搏,不要拼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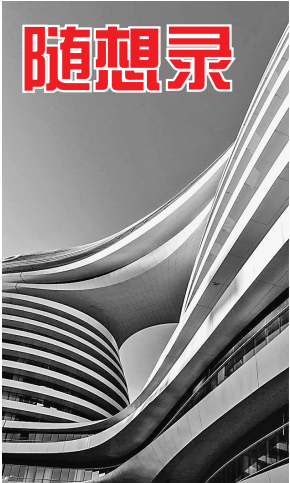
◇重管理,提高效率!

◇废寝忘食不等于刻苦努力,真正的努力,从来不需要刻意演戏。

◇要精细化管理自己的时间,集约化配置个人的精力,精准化改进方式方法和着力提质增效。

◇付出多获得多是常态,但不一定成正比,更不要去攀比;为更多获得更多付出往往是变态,许多人乐此不疲,更多的人追悔莫及。

◇杀敌一千,自损八百,也算胜中有败!毫发无损,令人称臣,这才叫做战神!



水调歌头 井冈山

□鲍功谦

秋高意深远,今上井冈山。天街小雨初霁,海绿入云端。此处春雷乍响,星星之火燎原,红旗卷西关。摇篮方寸地,千流归大川。

湘赣界,炮声隆,锣鼓喧。地覆天翻,工农子弟尽欢颜。狂风暴雨纷至,红军百战攻坚,热血洒青天。豪情千秋在,薪火万世传。

春寒料峭的晚上,我睡不着。我想我那些“亲戚”。

此刻,我跟他们同在离大庆市区百公里以外的东胜村,这里有70户人家136口人还深陷贫困。

寒来暑往,两度春秋,我跟他们一起过元旦、春节、元宵节、劳动节、中秋节,国庆节,不知不觉,工作日志里记下了那么多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。

夜深了,我躺在炕头上,枕着胳膊,愣神儿,想,此刻我的这个村儿。已经出正月了,过年时的村里的鞭炮声仿佛还在耳边,眼前依然有烟花一团团升起,夜空成了一幅画,好美。家家户户都贴着春联,门口高挂着红灯笼,修缮一新的屋子里炉火正旺,老人们他们团团围坐看春晚,吃团圆饭。

那满屋子的春联福字,是我亲手写的。词儿都不一样,是我仔细想的。为了准备这份小礼物,我和队员老郭、小林忙活了好几个晚上。他俩一个研磨,一个蹲在地上摆晾,我饱蘸激情,运笔如风,写了一幅又一幅,每个字都灌注了掏心掏肺的祝福。我希望他们过得好,每一天,每一年,每一户,每个人……那些“吉祥”、“好运”重重叠叠,整整齐齐了一地,然后,染红了整个村庄。从16岁开始练习书法,我写过无数张字,它们获过一些全国大奖,登过很多大雅之堂,可在那间驻村办公室,冻着手,冻着脚,写出的这些贴在老百姓门上的字,是我这辈子最满意的作品!不知为啥,我就觉得它们被我们的手和乡亲们的手同时抚摸过,被我们的眼睛和村人的眼睛同样深情注视过,就浸透了不一样的东西,有情义,有神韵,有惦记……

暮色深沉,红灯上“东胜村驻村工作队”几个字特别醒目。这栋房,那栋房,这片屯儿,那片屯儿,家家户户,星星点点,有点儿像传说中的雪乡。灯笼映红很多笑脸,有皱纹深深的,有稚气未脱的,有血气方刚的,有贤惠美丽的,他(她)们眼里都闪着一颗红星星。全村2800人,眼里就有2800颗红星星。

记得小年儿之前,全村男女老少排着队来领灯笼,天寒地冻,我们忙得饭都没吃上,真累啊,可是看见他们那高兴劲儿,就觉得值得。

在外打工的,上学的孩子们都回来了,他们说,这两年村里有点儿不一样了

呢。村北头铺了一排排闪亮闪亮的吸光板,据说这个叫做“光伏发电”,村里人用上便宜电了,还能赚上零花钱。

他们发现,村口大田地边围起来,听说又要开发稻田了,明年一准儿能有好收成,卖个好价钱。

他们知道,这些事儿都跟我们这些“外人”有关,没想到我们真的住下了,给村里人做事儿,帮他们解决愁事儿犯难的事儿,对贫困户好,对五保户好,对村民好。

来村儿第一天,我就觉得这里的人们似曾相识,他们好像是我已经过世的父亲,好像是我每天劳作的老母亲,好像是我骨肉相连的兄弟。他们擦汗的样子,卷旱烟的姿势,唤鸡鸭的声音,端碗喝粥的习惯,都像。我还听到了他们病中的呻吟和叹息,看见他们被生活压出的一筹莫展的眼泪,它们扎进我心,令我睡不安稳。

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啊!寒窗苦读,奋力逃出了贫穷。当我多年以后,坐在机关办公室里忙碌的时候,眼前还时常出现那些佝偻的身影,依稀听见我父亲病中的咳嗽。那一天,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去一线扶贫,当我郑重填上自己的名字“董洪涛”的时候,冥冥之中心里好像有谁在唤我回来。

人的一生,多么短暂。不知不觉,我驻村第551天了。2017年9月18日,我正式成为东胜村第一书记,那时候,我跟他们互相不认识。他们哪里知道,在大庆市直机关工委办公楼里有这么一个人,会跟他们未来的日子有些瓜葛,而我,甚至都不知道在林甸县四合乡还有这么一个被贫困包围的村子。

此刻,我特别特别想让自己变得再强大一点儿,有三头六臂,能呼风唤雨,让我这些“穷亲戚们”吃穿不愁,没有病痛,有书念,不往外流浪,安享生活。

这几天,我又挨家走了一遍。尽管



共享文字之美
扫码关注《天鹅》

朋友的手劲

□申长荣

这张照片。只有我居然还能找到一张。

又过去了四年,季节是早春,那个朋友离开家乡去伊春择业。包括另外一个,那时,我们仨都已经辍学了。他是计划一去不返的——事实也果然是一去不返,虽然不是他当初设想的命运。临别为了照那张照片,我们特意骑了三十里路的自行车,去宁远镇照的——简直是小女孩们的行为啊。照片上,我们俩都长成了青年模样,分别穿着两个季节的衣服:我穿的还是过冬时的工作服式黑棉袄;他一身新中山装(我记得是青色的)。虽然分手在即,可俩人都笑着,样子很是开心。找到照片时我端详着:多年纯洁净的笑容!只属于青春了。

我们两个人的友谊自十二三岁时开始,自这张合影时分开,里面的经历,今天仍是回忆不完,的确可以说是书不尽言,言不尽意。这里,我只说两点就够了。

到我们十五六时,向着青年蜕变时,我们小孩子的友谊竟然得到了双方父母兄长的一致赞赏与支持。他们凭借阅历,以世俗的,也是某种本能的淳朴眼光,已经预见我们成年后仍会很友好。我现在仍清晰记得母亲曾说:“肯定错不了,这是两个好孩子。”当初,我对这一点也不在意,这有什么可预测的?——今天是很感慨的了!又过了六年,我结婚,问他借钱。他没有,写信给他父亲。那

那些家门,我不知道进出过多少遍,可我还想去看看。他们有的老了,儿女不在身边;他们有的病残,生活上遇了难;他们都喊我董书记,这一声声里是信任,是依靠,透着亲。

我把他们都装在心里。谁家刚搬新房子,谁家的新饮水机还没舍得开封,谁家靠养羊发了家,谁家狗总拴着,谁家猪要下崽儿,谁家鸡蛋卖了好价钱。

我的书法生疏了很多。没有心思练笔了。每次回家都忍不住塞进包里一本书法的书,可是咋背去的就咋背回来,下周又再背去,周而复始,自己跟自己较劲。

原来的朋友也生疏了。

现在,大长夜里,我只想看着他们。

幼儿园开学了。去年六一,我托朋友找关系,给孩子们“变”出了一面彩色的外墙,那上面有卡通人物,有花花草草,有太阳和花朵,像个童话王国。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,都惊呆了,舍不得走,排着队照相。他们说:“这不跟城里人一样了么?”然后,发朋友圈,晒晒晒。不光是外面,还有屋里的玩具、图书、画板、音响,都是我“化缘”来的,各路神仙也跟着我多了这门“亲戚”。

我甚至跟媳妇儿商量好了,要带她回一趟村儿。就像一个农民的儿子领媳妇儿回家一样,我想向乡亲们介绍自己的爱人,也向她显摆我们的村儿。

其实,媳妇儿早就知道这些“亲戚”,不止因为我每次回家都把他们的名字挂在嘴上,还因为,在医院工作的她,已经无数次默默地把他们当成“亲戚”给予帮助。这一年里,她比我都清楚,“亲戚们”有谁的胃不舒服,有谁的伤口要换药,有谁去挂过急诊,有谁进了医院就转向。她只是一个小小职员,不是万能的,可是村人以为她是万能的。

我承认,是我故意“走漏”了消息,给她无端添了很多麻烦。我感激她,默默听她埋怨。我也讨好她,求她给帮帮忙。我知道她有委屈和难处,也料定了她嘴硬心软,因为她心疼我,就会心疼他们。

驻村两个年头,我有那么多不快乐。“怎么才能让他们过得更好,不仅要脱贫,还要致富,不仅要致富,还要快乐……”漫长长夜,我把这些“不快乐”摺进脑子里,置换出一个个好主意,新点子,我为每一个梦想实现而努力,再迎回我的快乐。

朋友的手劲

□申长荣

老人拿信找到我家,只说:缺多少?

我俩在一起时,总是我讲话他听。少年的我不知哪里来那么多精力和热情,不论说什么,常能一口气乱说好几个小时不住嘴。我滔滔不绝地跟他胡言乱语,说的是什么内容今日早已想不起来。只记得他只是不错眼珠听着,高兴了,也从不用话语表达热情,而是小眼睛笑着,红了脸,嘴巴有点儿歪,不觉伸手抓住我的手腕子——他手腕并不比我粗多少,手劲儿却实在不寻常,往往当我摆脱掉他的“爪子”,撸起袖子看时,他抓过的地方,衬衣袖口的纹路已清晰印在我手腕处的皮肤上。这是我平生接受过的最热情有力的友好触感了。

后来,我也离开了那条山谷。人无法不长大。到了我们年轻时,也似乎不该再像前人一样,一直躲在山谷里过一辈子了。

一次回乡,路过哈尔滨,我终于在顾乡大街找到了他。那会儿我们已经有十三年没有见过面,断掉音信也快十年了。

65路到终点,就剩下我一个乘客了。下车四下观望间,他和他另外一个朋友已奔过来:“我在这儿呢,一走还摇摇晃晃——看就是你!”

他本来有些少白头,现在白的更多了,驼背更明显了。

我脱口一句竟说:“你挺见老!”

臭面记忆

□徐书遥

这几天脑子里总出现臭面、灰菜这些贫穷年代吃的食品,仔细想这是为什么,想来想去似乎是和心情有关,许是想念父母了。臭面的米父亲春天泡的,把江湾水淹过有些瘦的玉米拣干净放到大缸里,放入清水,水是勤着换的,到一个月,米发出微微的臭味。这泡的过程像粮食变成酒的过程,普通的玉米发生了变化,出落成白面和粗粮之间的一种面食,臭面。父亲的股勤和时间、温度一样不可或缺,他捞出涨大、颜色发白了的玉米,控净水,背去碾房磨了。

母亲把臭面放到筐箩里晾晒,用手把湿的面翻上来,由于要吃到夏天,储存的时间里母亲也不时拿出来晒。

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,吃的臭面,抑或是发明的臭面,我在网上和书里都找不到它的出处,满族饮食文化和山东饮食文化里都没有,这就可能是东北特有的饮食,它的出现也像粟被发现那么偶然,是地理环境和人民的生活状态催生出来的。黑龙江的春天

很长,一层化的土下还有冻土,中午温暖,早晚转凉,适合清水中玉米的霉慢慢生长。那时是生产队集体种地的年代,细粮大米白面非常少,过年过节才能吃白面,来客人了,做的面食只给客人吃,大人陪着,小孩子分得一口饼,一块馒头,香甜得了不得。平时尽吃玉米糍子、小米、高粱米,春天种地,夏天铲地,都是又忙又累的活,想吃点好的补充一下体力,也想给家人改善下伙食,人们在春天泡了臭面,吃到夏天。

臭面乳白色,和好了,细腻滑溜,拿起一坨,往带孔的铁皮上挤压,锅里滚开的汤,铁皮挤压出的又粗又短的面条落到汤里很快熟了,热热的菜汤面条有筋性,又滑又香,微微的臭,很好吃,感觉是对贫穷劳累的人们的一种安慰。巧妇用臭面做花卷、烙饼、臭面饅子……臭面在东北平凡人家的巧手里花样翻新。

然而臭面又是危险的礼物,冒险而吃,它的诡谲之处藏在变臭的过程就含有危险;如果面没晒干,再霉变,吃了会



《兄弟》 版画 王永才

于是,寒来暑往,千回百转,我又攒出了那么多快乐。幸福大院的大娘把我写的春联从春节一直贴到夏天,风雨吹破了,刮掉了,褪色了,大娘用胶布五花大绑给粘上。她说,这是董书记给写的,我宝贝着呢!

他们爱听我唱歌,我也愿意唱给他们

朋友的手劲

他抓过的地方,衬衣袖口的纹路已清晰印在我手腕处的皮肤上。这是我平生接受过的最热情有力的友好触感了。



《记忆与梦想》 版画 臧亮

朋友的手劲

热热的菜汤面条有筋性,又滑又香,微微的臭,很好吃,感觉是对贫穷劳累的人们的一种安慰。

听。那场我们组织的五星新农家表彰会,来了好多人,坐满了十几桌。看谁家过日子卫生整洁、文明风尚、孝老爱亲、诚信守法、自强致富,我们就给谁披红戴花还发奖品,让全家都粘上光荣。我一首《常回家看看》,唱着唱着就成了全场大合唱,大伙儿唱啊笑啊,巴掌都拍红了,像一场春晚。二屯王大娘说:“好久好久没这么热闹了,你回来了,不一样了。”

扑克比赛、象棋比赛的奖品是我“化缘”来的。一听说要帮我“亲戚”,到处都给放行,“扶贫”二字,像一个无声的暗号,正像一个最灵敏的开关,每当这时候,我真开心。

我猜,明天一进村就会看见崔大娘,她会把半身不遂的老伴儿推着出来看灯。那台崭新的轮椅车是我淘腾来的,从此,行动不便的老爷爷就能常出来晒太阳了。门口一小块水泥地,平平展展的,再也不用担心泥巴挡路了,大娘逢人便夸:“也不知是谁干的?好人多啊!”

我还想去老王家看看,那个十二岁的智商有点儿问题的女孩,我领着家长和孩子去医院鉴定,好几个部门,好长的路,跑了整整一天。我一心想快点把伤残鉴定办下来,这样他们就能得到补助金了。晚上回来,我聚精会神想给女孩选两件社会捐赠的衣服,却冷不防遭她重重一拳砸在我胸口,我疼得蹲在地上,好半天,好半天,五味繁杂的眼泪在眼圈转。

我咽回了眼泪。却没挡住伤痛。去年冬天的风真硬啊,我发烧了,烧成了肺炎。媳妇儿不放心,命令我回家住院,可那时候正要迎接检查,哪能抽身啊?我想出上策,早上四点开始争分夺秒地输液,正好可以赶在检查团来之前输完,只是手背上红红的针眼儿泄露了我的秘密。

母亲惦记我,更以我为荣,逢人就夸儿子洪涛出息,干的是总书记安排的大事情;女儿崇拜我,大二学期开设了扶贫调研课题,她毫不犹豫地选了我的东胜村,她因班里另一位男同学的父亲也是驻村第一书记,她俩双双成为令同学羡慕的“红孩子”;妻子依然帮我帮他们。

这一年,刚迈进45岁门槛的我白发骤增;我宁愿用我的更多的不快乐换回他们更多的快乐。真的,在这个大长夜,我无法不想我那些“亲戚”。

朋友的手劲

“还说我不瞅瞅你自己?”他笑出来那么多的皱纹啊。

我们握了手。和他握手,力道和另外那个陌生人并无多大不同。

他还记得他从伊春回家乡的那些年,在我家我每次都喝醉,“这伙伙——一口一杯!”由于我还要坐一夜的火车,他怕我醉,酒多被他抢着喝了,结果这次醉的是他。走路摇晃,笑嘻嘻的,嘴歪得更厉害!一个劲儿感叹:“这些年总是想,总是想,见了面却不知说什么!”

他很忙,每天要忙十几个小时。我在那里待一个下午,他只请哥嫂过来帮着照应店铺。

分别这些年,我们经历大同小异。都曾极为贫穷,但也都在艰难中生活过来,该学习的学习了,该经历的经历了,成为了该成为的人。每个人都是他所历世道的微小附着物,我们注定不会如我们父辈那样,在山谷中淳朴安静,无疑虑地厮守一生。可是我们的父兄其实也并没有预见过:殊途同归,我们还是一样都成了生活态度勤劳诚实的人,淹没在庸碌疲沓的人群里——普通人就应该这样吧。

忙着就好!

见到他的妻子孩子,见到他挺好,心就安了。那次见面与分别,我们都握了手——只是那么轻轻一握,里面有男人间的某种亲和,友好,和默契。

朋友的手劲

热热的菜汤面条有筋性,又滑又香,微微的臭,很好吃,感觉是对贫穷劳累的人们的一种安慰。

父母也是胆儿突突的,每次臭面做好了,吃之前,父母会说:“我俩先吃,药不死你们再吃。”我们一帮孩子默然,没有谁想一下果真父母药死了,我们怎么办。为什么不拿家里鸡鸭猪狗做实验。那时太小,不记得父母吃完多长时间我们才吃,每年吃都没有事。妹妹跟我说有一回家里做臭面饼,母亲把饼子扔给邻居的黄狗吃,看药不死再吃,那只狗以前见到母亲总是汪汪叫着咬。那个年代狗只能吃到刷锅水,一个黄黄的完整的饼子扔到跟前,狗勾起来到没有人看,见见,仔细吃,连个渣也不剩。自从给了臭面饼,那只狗见到母亲再也不咬了,母亲因狗的感激看到那狗就愧疚,把这事说给妹妹。

上世纪80年代,人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,臭面也逐渐消失了。

飞机越飞越高,窗外的夕阳把下面的云层染成一条血色的河流,忽然看到母亲往热气腾腾的锅里挤压臭面,泪顿时弥散在眼睛里。